



QINGCHUNLEIQINGCHUNLEI

青春泪

● 王亚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青春泪

○王亚东／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青 春 泪

王亚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1/8 插页 2 字数 160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06-2330-3/I·2071

定价:10.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讲述主人公王大川由解放前夕成为地下党，解放后成为国家干部，后来，因为一首小诗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改造，文革中又成为阶下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的坎坷经历和悲惨命运。作品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几十年间的政治生活，批判了极左思潮，而且，从头至尾充满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和忠诚。

星期六的下午。住校的同学，大多数都回家去了，剩下的只有城里的少数几个穷学生。

天黑了，夜幕茫茫，秋风瑟瑟，冷雨声声，P市第一中学一幢破旧学生宿舍里，亮着一盏灰暗的电灯，靠近玻璃窗下，放置着一张破旧的课桌。桌子两边对坐着四位默不作声的同学，每人面前放了一本打开着的书。冷风吹到宿舍里，顿时，人身上凉飕飕的。

寂静使他们产生许多幻想，这时，谁也不先开口说话，去冲破这沉默的局面。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大一会儿，终于，最先还是一位名叫王大川的同学慨言出声。他没有谈论功课。这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当前的形势，担心的是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说：“蒋家王朝的末日就要到来，蒋介石越来越不象样，他背信弃义，和人民背道而驰，越走越远，如今他确实背叛中华民族，投靠了他的主子美国大老阔，倒行逆施，剿共反共，大打内战，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件又一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致使孙中山先生领导成功的国民革命前功尽弃了。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救国救民的道路何处寻？”

王大川把闷在肚子里很久的一席愤慨的话朝着三位同学一股劲说了出来，从此打破了这校舍里可怕的静寂。这时，他最要好的三位同学——徐国栋、张锐、曹天明大家都一起用眼睛望着他，小声暗示说：“克制着点感情，不要太激动了。咱们一块好好商量、仔细议议，多注意提防暗探特务和少壮派。他们不管国家生死存亡，拼命侦探捕杀爱国志士和进步学生。妄图扑灭革命熊熊烈火。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国家危亡，匹夫有责，咱们又干些什么呀？”于是。四个人往一块凑了凑，他们头抵头、脸靠脸的低声细语。一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互相凝视着，议论着。

“扑通！”窗外忽然响了一声，四个人蓦然一惊，立刻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坐好，垂下头，各自把书本往自己跟前拉了拉，顿时谁也不作声了，大家都凝视谛听着外面的动静。

“大概是那堵陈旧的断墙头又被雨水淋塌了”。张锐又听了一会，猜测说。

“算啦，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是不去管这些了罢，咱们该回家休息了，明天还要迎接新老老师的到来咧”。徐国栋提议道。

他们离开同学们的宿舍，关灭电灯，走出校门，分路各自走回自己的家去。

王大川回家后，来到自己不到半间屋而刚能铺下一张床的小房里，点燃了一盏小煤油灯，又看了一会书，这时辰，大约十一点钟光景，站起身来，拉开床上简单的被褥。脱去衣服和鞋袜，熄灭微弱的煤油灯，钻进被筒里，他渐渐在这秋风寒夜的细雨之中睡着了。

星期一第一节课刚刚开始打铃上课，新到校的老师由校长带领着进了课堂，班级长见校长身后跟着新任教的老师，一起

走进教室黑板前面伫立，恭敬的和同学们行了个点头礼，便拖着长腔喊道：“起—立—敬礼—坐下”。教室里，随着口令声，全体同学的目光都一起集中在这位新来校的老师身上，大家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仔细打量着他，有的希望他有丰富的国语知识，较高的文学修养，道德情操高尚，尔后好向他鞠躬求教；有的希望他是知古通今；从他那里听取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从而得到启发，受到教益，也有一些无幻觉无理知的同学，借助自家的门第比别人家富有自豪，自以为是高贵人家的公子小姐，一切可以不费事的坐享其成，也不必花更多的脑筋去用功读书或联想，所以他们希望新来的老师能成为一个绅士，有权有势，官邸里常来常往的游客。同他攀谈在一起，增加至上的身份，抬高身价，有着无穷的自豪；还有另有特殊志趣者。则希望他是一个爱国志士，为争取国家独立言，为民众求解放，争取民主自由，是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能领着他们在黑暗的土地上冲杀出一条血路来。驱除邪恶，赶走黑暗，迎来光明，迎来美好灿烂的明天。

上课开始。校长是个老奸巨滑的老滑头，他笑盈盈地指着新到校的老师，向同学们介绍说：“今天站在同学们面前的这位，就是你们班级新来的级任老师——吴敬之先生。他很有学识。同学们务须努力求教，上课认真听讲，服从他的教诲。”

校长介绍完毕以后，又把脸转向吴敬之老师，假装快活地朝他笑了一下。然后侧身让过吴敬之，意思是说，开场白我完了，下一台戏看你的了，至于以后的事情全由你来应酬吧。

吴敬之老师对这种不冷不热的局面，并没有感到为难，他按照校长的意思走过来，面对教室坐满了的学生，向同学们行了个鞠躬礼，然后便慢条斯理地说：“同学们，今天我刚刚到校，

来你们班级任教。以后，在这个教室里咱们就天天生活、学习在一起了，你们有什么不懂的难解的课题，尽管大胆提出来。如果我还答不上来，咱们大家就共同讨论研究，互教互学，教学相长，‘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现在就是这个道理。”

同学们听了点点头，心里由衷地起敬，他们觉得新来的老师名不虚传，果真有学问。看来此人不凡，有本事，听其说话，大有哲理。

这时，校长为他的第一次演说，语出有典以及他那番谦逊的态度颇感满意，他面带悦色，心中暗自盘算，听演讲并非一般，看来还真有两下子，当真不可小看。好吧，真本事假本事。先给他来个试试看。于是，他便当即宣布：“同学们，今天下午第一堂课，就由吴敬之老师给大家讲授韩愈名篇《师说》。”

好厉害，真没想到校长会来这一招，刚到校就来个吓马威。这人好厉害，到校后，既不让休息安顿安顿，也不给个时间让充分备备课，上来就让上课开讲，而且是突然袭击，校长心下这用意不说也已经是很清楚的了：一来是想试探一下吴先生有没有真才实学，能不能胜任教学工作，二来是先威胁一下。如果真的上课开讲不起来，以后在他手下也就有话可说了，今后办事也只有服服贴贴。否则，他会马上板起脸孔拿出颜色来看看，任意训斥一顿，说你什么“少才无识，焉能师表，岂不羞愧也……”

这一堂课总算结束了，校长最后收尾说：“同学们，先温习一下功课！下一堂课等待吴老师用高尚智慧的雨露来浇灌你们吧！”

下课了，吴老师抓紧时间把《师说》的原文看了一遍，又

细心琢磨思考了一阵，然后铺开纸从从容容写下了一份详细教案。这一堂课上下来了，学生们笑盈满面，赞不绝口，他们心往神怡地称赞道：“吴老师讲得好，语言流畅，吐字清晰，情节详尽不吝，演讲有声有色，感染动人”。新老师教学有方，弟子受益非浅。这一次吴老师胜利了。

又一个学期过去了，有一回，吴老师在校外奔波忙碌了一天，到了晚上，他回到学校里，实在太累了。他批改完学生的最后一份作业，又修改了一下明天的教案。这时，墙上的挂钟已响过十一点了，街上的行人已经稀少，市民们家家关门闭户。天空和夜晚一片肃穆，只有天上几颗稀疏的星斗和马路上的电灯在那里闪烁着灰暗的光亮。路两旁树的影子遮映在大地上，在马路中央隐隐约约，像一个个身穿黑色便衣的暗探，在那里无声地偷偷摇晃着，好似监视着什么人，路两旁高大的法桐树叶随风吹动，哗哗作响。整个夜空的城，除了这些，几乎没有声音。夜深了人静了，一片死寂，夜幕笼罩着整个大地，令人恐怖。工厂的机器停止转动，人们缩在家里熄灭灯火沉入梦乡。这时，吴老师打了一个哈欠，站起身来，伸了一下懒腰，他眨巴着眼皮，觉得有些累了，想走回自己的宿舍去睡觉。

吴老师离开办公室走回自己的宿舍里，往床上随便一躺，双手托住后脑勺，半倚着棉被，眯起眼睛养神。他仰了一会儿，然后又从床上爬起来，还想再干点事情。走出宿舍房门，顺便绕道去厕所，往前走不远，发现前面一幢教室里还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光，这时，灯光吸引住了他的视线，想走上前去看看，他迷惑地想着，都星期六了呀！还有学生留校吗？天已经这么晚了，是谁还在那里用功读书？这学生何等求上进！他想着，自

言自语朝亮着的灯光走去。可是，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忽然愣住了，灯下对桌坐着的四名同学原来正是他那个班级的同学，他暗暗称赞道：真没想到，他们竟是这样刻苦勤学的优秀学生，多么有出息的一代呀！

还是王大川、徐国栋他们四位同学，见吴老师走进来，大家一起离开座位站立起来，忙招呼老师坐下，这时，师生谈了一些学习上的功课问题，又讨论了几个疑难问题，后来直谈到大家没话可说了，才停止了讨论。每个人心里又都在思索着想些另外的什么。屋子里顿时陷入了沉默。

这时，爱激动的王大川同学按捺不住了，他说：“吴老师，在我心里有个默了很久很久的问题，不能解释，我想大胆的提出来请教一下，不知您肯不肯回答。如今我在老师面前还不敢那么太放肆了，要是您不愿意的话，我也就不提啦。真的让我说出来，可也是一个大胆的试探。不过，又觉得我是您的学生，心里有解不开的难题，对您推心置腹向您求教，也是应该的。”

“大川，你尽管大胆提出来，我能作出解答的尽量满足你的要求，解答不出来的咱们共同研究，找出正确的答案。”吴老师诚恳地笑着说。

“好吧，我想就当前的局势，中国将来究竟到个什么样子？它将向何处去？我还不能知道……”

对桌坐着的另外三位同学却觉得大川提问题太明显了，这时，王大川还想说什么，三位同学的腿伸到桌子下面，暗暗用脚轻轻踢了他几下，随后递了个眼色，意思暗示他不要继续说下去了。因为上边早有告示，百姓莫论国家大事，少谈论政治。政府不许三人以上聚集私自交谈国事，违者抓，重者杀。尽管吴老师不同于校方那帮人，但是，他究竟是什么人？将来会是

以什么身份出现的人物，在这种社会动乱国家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对他的过去和未来都不能轻易相信。为了他们的安全和集体的利益，在迫切追求真理的时候，他们在对吴敬之老师还没探明身份以前，不得不加倍小心，提防戒备。所以三位同学阻止王大川对此不要议论太多，免出差错或惹出麻烦。对待吴老师只能作试探性的一提，切不可全部露暴出思想。万一吴老师不是自己人，这回说不定他们都要被抓去坐牢。

这时，王大川越说越感心火不平，还想继续再说下去。三位同学故意打岔说些别的，拦住不让他再有说话的机会。王大川在三位要好同学的多次暗示阻止下，还有很多想要提出来和吴老师研究讨论的问题，即刻也就不便再多说下去了。他咽回去了已经来到喉头的话。

吴敬之老师看到这一切，他没有立刻回答王大川提出的问题，他心里笑了。同学们望着他不发表政见的表情直纳闷，于是，慢慢淡漠下来，因而他们也就不再扯这些事了。

这时候，师生五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讲话了，在各自内心里都在想着另外的事情。这个局面持续了好大一会。吴老师觉得再待下去就尴尬，于是，站起身来，劝导同学们说：“天已尽晚，大家该回家了，我也要回宿舍休息了。今后，我会常来参加你们的学习共同讨论研究思考问题，以后咱们可以互相交朋友。”

说罢，吴老师转过身子，拉开教室房门先走了。随后，王大川他们收拾了一下书桌上的书籍，关灭了电灯，也跟着走出来了。他们这次不期而遇，不约而谈，就这样分手了，大家各自走回了家。

他们和吴老师分手后，四人在回家的路上又共同走了一段

路程，大家一边走着又一边议论着今晚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时曹天明第一个对吴敬之老师进行评价，他说：“新来的吴老师学识渊博，为人正派，平易近人，学校老师号里算得上好人。”王大川接着说：“他的表现言行、举止都和其他老师不一样，看上去不象一般教书人，他与校长和别的老师根本不是一路人，好象受的教育也和他們不一样。吴老师在教学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取长补短，卓识远见，前途乐观”，徐国栋接过王大川的话说：“无怪你胆大，你早就对吴老师有观察，所以你才又大胆的向吴老师对当前的局势发议论提问题哩！你充当了他的医生，候准了他的脉，是不是你想试探他一下，然后给他对症下药。得了吧，大概你还不比他高明，他的思想会不会走在我们前面也难说。”张锐插嘴辩解说：“我看提提也无关紧要，吴敬之敢弄事生非，倾心给我们找麻烦，那咱就可以异口同声咬定，不是咱们说的，是他别有用心找上门来讲的，后来我们不愿听，都走掉了。不出事便罢，只要他节外生枝，出了事就这样说，谁也不准改口。”

“好家伙，真不得了，猪八戒倒打一耙，这一手好厉害哟，叫人真够防的咧。”四个好伙伴，大家都齐声爽朗的笑了。

吴老师走向自己的宿舍，扭开电灯，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总睡不着觉，心里很不平静，王大川他们四位同学占据了他的心。他们有理想向往革命，他们的精力多么充沛，朝气蓬勃，无私无畏。他们不仅热爱学习，而且热爱祖国，关心时局。今晚的一次接触，发现他们心底有很多要说的话而又不肯直言推腹。

吴老师想到这里，舒展了一下眉头，心里又感到一阵高兴。

在当前革命的紧急关头，吴敬之老师离开了厦门大学回到内地 P 城一个中学里教书，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肩负起组织

地下党的革命重任，发展建立新的党的地下组织，把鲜红的党旗插在学生中间，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

这一夜，吴敬之老师没有睡好觉，脑海里怎么也赶不走这四个学生的形象。他暗自下定决心，主动接近他们，和他们交朋友，帮他们读进步书籍，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然后再逐渐把他们培养成为自己的同志——真正的共产党员，跟随共产党走向明天。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他们师生之间一次又一次的接触，长此已久，彼此之间互相取得了了解和共鸣。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志向，把他们的思想紧紧地锁在一起了。

三个月过去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王大川、吴敬之老师他们师生五人，来到一处学生宿舍里。围聚在还是以前那张破旧无修的课桌两侧，五人迎面对坐着，亲切无间的交谈。这天，他们谈话很随便，谁也不受局束，海阔天空，无所不议。这时，又是王大川首先提出问题，他把肚子里憋了很久的话，如今象开了黄河口子，一下子全都倾吐了出来。

“吴老师，以前我向您提出的问题，您还没有给我们作出确切的回答。今天，我还想再请教您一下，请您能够明确告诉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打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蒋介石为什么要屠杀共产党？镇压工人运动，枪杀爱国同胞，爱国学生？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战争的局势将要持续多久？蒋家王朝将来会不会要失败，要灭亡？等等，这些我还都不能明白。”

他停了停，又看看吴老师。吴敬之笑了笑，让他继续说下去。

“……如今，我们青年学生应该怎么办？老师，您很有学

问，卓识远见，今天您能对我们讲讲好吗？俺们多么想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深刻的道理呀！可是，我看不到时局将有何种变化，今后国家的前途将是怎样的？”

这时，吴老师还没来得及回答，坐在对面的徐国栋、张锐、曹天明三位同学迫不及待地忙插嘴道：“人人都知道共产党光明磊落，舍己为民，献身民众的精神，共产党的气魄真大，主张好，深受全国人民拥护，全国人民赞成。吴老师，您能不能指点帮助我们去找到共产党。那是一个有出息的政党，它可以领导全中华民族走向光明。”

面对如此朴实的青年，又富有革命激情的学生，吴敬之老师兴奋极了，他找到了撒播革命火种的土壤，找到了点燃革命烈焰的干柴，他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和平常一样，向他们讲解了当前的形势，国家的希望，国民党的腐败，南京国民政府的危机，全国人民讨蒋伐蒋的号角声声，国民党中央军节节失败，蒋介石的阴谋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大暴露，共产党的声誉越来越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家的前途在望，黎明的曙光就要到来……

通过一次又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了解，他们结成了知心朋友，成了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现在他们之间说话、推理、讨论，谁也不戒备谁了。不过党的原则还不允许吴老师暴露身份，当前，只能以教员的师生关系交谈时事。就这种关系，现在也已经把他们牢牢连在一起了。

从此，一把干柴被点燃了，火苗正旺。王大川、徐国栋他们不仅自己探索真理，而且又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同学，他们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把从吴老师和书籍上学到的革命道理，又传送给那些追求真理的同学，并且还把进步的书

籍拿到他们中间传阅。在吴老师的指点诱导下，王大川他们这些天真烂漫的学生，学会了秘密集会，秘密工作。

一九四八年的秋末，同样又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全校师生都走了，整个校院空荡荡，黑漆漆，寂无声息。这天，唯独王大川他们的教室里开亮了电灯，透出了黑夜的一线光明。王大川、徐国栋二位同学，他们坐在最前排的桌子前面，面前照例放了一本打开着的书，兴奋的脸上闪耀着幸福的红光。两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目不转睛的直直望着站在他们俩人面前的吴敬之老师，他们的同志（可以称同志了），一声不响地静心倾听着他那热烈恳切的讲话：

“同志，从今天起我们都是同志了，今晚你们俩的心愿实现了！下一步艰难的工作就要咱们共同去完成了。为了迎来新的胜利，斗争就要展开，同志们务必听党的话，团结进步同学，揭露敌人的阴谋。大家要共同对敌，稳、准、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尽管吴老师的讲话把声音放得很低，但是在王大川、徐国栋听来，心头象响起了春雷。激动和幸福的泪水，蒙住了他俩人的眼睛。一颗革命的种子播在他们的胸中，正萌芽生长。一把把火炬，照亮黎明前的黑暗。

他们俩随着吴敬之老师站立起来，一起举起手来，攥紧拳头，面对挂有镰刀斧头鲜艳夺目的党旗，庄严地向党宣誓。他们的誓言是：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献身革命。不怕牺牲，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秘密，坚持党的原则，和敌人斗争到底，为解放全中国彻底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宣誓以后，接着，学校党支部也随之就诞生了。王大川、徐国栋从此又产生了第二条生命，为自己的生存增加了充沛的活

力，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个最大的幸福。今晚在党旗下宣誓，亦是他们终生最难忘的一天。两人一起来到吴敬之老师跟前，伸出了火一般有力的双手，热烈深情地和他握手，握了再握，久久不放开。他们从肺腑里叫出了一声从来没有过的最高尚的称呼——同志。

仪式结束了，王大川、徐国栋帮助吴老师收起毛主席画像和党旗。熄灭了教室里的电灯，他们充满伟大理想，憧憬美丽的明天，精神抖擞地走出教室，然后又投入革命的烈火中去战斗了。

时局紧张，战火纷飞，战区扩大，黎明越来越逼近了。吴敬之老师已被校方注意，近几天来，他每到一处地方，总发现在他不远的身后有时一个有时两个尾巴跟踪。睡觉的时候似乎也在有人监视他。吴老师知道异常情况下工作，必须要十倍的努力，百倍的警惕。为了严密的工作，他二十几天没有走出校门。原来校方对他的监视、怀疑，由于这种情况，渐渐暗探对他有些放松，不过对他暗中监视并没有解除，只是不象以前那样盯得太紧了，可是嫌疑人物的名单上他仍在其中，因此，随时被追捕的危险依然存在。

这天，他接到了上级指示，晚上十点钟要他到文香阁酒家接头人那里去迎接新市委领导人的到来。他看着墙上的挂钟，还差十五分钟就要敲十点了。这是一九四八年秋天，一个蚯蚓唧唧，落叶凉爽的秋夜。

吴敬之走出门外探听了一下动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他急急忙忙走了——尽管他化装成跛脚老头儿，以这个角色所能允许的速度快步走着，他必须要在大门上锁之前赶到文香阁酒家。

按照预定时间，大家准时来到联络点——文香阁酒家。他